

《太平年》里的江南美食

在刀光剑影中，它们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味觉纽带

■王新禧

电视剧《太平年》以五代十国的大乱世为叙事背景，镜头穿梭于中原大地与吴越国疆域。彼时吴越国控领土覆盖今浙江全境、上海市及江苏东南部，可谓占据了江南精华地带。这里气候温润、土地肥沃，加之江河湖海环绕，农业与渔业十分发达，所以食材丰富，自古就是有名的鱼米之乡。

吴越国首都杭州，由于长期和平，成为当时难得的经济稳定、市井繁华的大型都邑。日子过安稳了，自然便有了琢磨吃食的心思。其时，杭州菜已发展到较高水平，尤以水产菜闻名于世。《清异录·水族加恩簿》载杭州“地产鱼虾海物，四方所无”。城中“鱼盐聚为市”，水产菜已走入千家万户，成为百姓的主要佐餐菜。

在这“人喜食鲜，多细碎水菜，日不下千万”的大量水产中，鱼脍是最抢眼存在。剧中钱弘俶（九郎）被人戏称为“渔汉子”，因他酷爱沉迷码头鱼肆，对鱼市环境十分熟悉。他初登场时，伪装成酒楼的帮厨小厮，小露了一手做鱼脍的厨艺。鱼脍就是生鱼片，“脍”指切得薄而很细的鱼、肉。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脍，细切肉也。”将生鱼片、生肉片蘸调料生吃的历史，可追溯至周代，到晚唐已非常成熟，被士大夫阶层视为高端饮食与风雅的象征。日本人全面学唐，也将这一美食学去，便成了“刺身”。

吴越地区举目皆是渔业资源，对鱼菜的钻研开发从来不遑多让。早在春秋时期，吴王阖闾设鱼脍席犒赏凯旋的伍子胥，此地就已有鱼脍。隋炀帝下江都，吴郡松江献上古代生鱼片菜式中最著名的“金齑玉脍”，隋场

帝大喜，赞为“东南佳味”。至五代吴越国时，鱼脍成为平民的日常菜肴，宴客、酒会、出游中必有鱼脍。制作鱼脍还有个专有名词，叫“斫脍”。其做法主要承袭唐脍传统，再融入水乡物产特色，讲究“鲜嫩清雅”，同时需要精湛的刀工和对食材的精准把握。

剧中程昭悦请李元清吃饭，由钱弘俶片鱼，那鱼当是刚从钱塘江中捞上来的鲜活鲈鱼，肉质细嫩、刺少味鲜，用冰井水一镇，增加脆感，立即快刀切片。片鱼的刀法要求“敲薄丝缕，轻可吹起，操刀响捷，若合节奏”。刀光闪烁间，鱼片如雪花般落下。九郎显然精于此道，手法娴熟，细长刀身划过鱼身，鱼肉被片得薄如蝉翼、晶莹剔透。盛入盘中，佐以葱丝、茱萸、芥酱、姜醋等解腥衬鲜的调料，入口清甜爽滑，口感层次丰富，鱼的鲜甜与调料的酸辛完美融合，让人回味无穷。不过这里有个小问题，唐五代鱼脍一般是切成稍宽些的柳叶形，切时速度要快，九郎切脍的动作却是慢吞吞的，脍也切得很宽，这是后世日本厨师的做法，并非彼时唐人做派。

九郎做罢鱼脍，转头又让定胜糕出了圈。此糕乃江浙民间传统糕点，是小九的心头好，通体透着吴越的吉兆之味。它以糯米粉和粳米粉为皮，红豆沙为馅，加入红曲粉染成淡红色，制作起来讲究“白里透红”：白米粉要细如筛雪，红豆馅要红亮沙软，蒸出的糕体要色泽泽红润，最后用刻有“定胜”二字的木模压制成形。出笼后热气袅袅，米香扑鼻，糕体松软却不散，清甜而不腻。其整体两头粗、中间细，呈元宝形，宛如木工常用来接合两块材料的榫头，所以早年民间也叫它“定榫糕”。后来叫顺了嘴，有着好

意头的谐音“定胜”便成了大名。其“必定胜利”的寓意，承载了民间对命运转折的深切祈愿。

定胜糕起源于南宋时期，岳飞率岳家军大破金兵后，凯旋临安，百姓们纷纷送上形似银锭的糕点以示慰劳与庆贺。《太平年》所处的时代，当然不能穿越到南宋，所以经过艺术化处理，把它出现的时空做了前移。在剧中，定胜糕不仅是单纯的点心，还是剧情的“隐形旁白”——舍一家一姓之王权，换吴越百姓免受战火蹂躏。这份抉择，正是定胜糕“胜利”寓意的最高境界。所定之胜，不是疆场厮杀的胜券在握，而是守护苍生安宁的终极圆满。剧中多次出现钱弘俶在朝堂议事或私下休憩时品尝定胜糕的场景，他对定胜糕的执着，成为贯穿叙事的情感锚点。小小的糕点，化作了钱弘俶心中“太平”的具象模样：百姓能安心做糕、安度度日。是以这份饱蕴祝福的滋味，早已融入千年流传的民俗血脉当中，似乱世中的一抹甜暖，抚慰着君王与百姓的心灵。

《太平年》的意蕴，是通过乱世的苦难，反衬出太平的珍贵。为此剧中还埋了一个跨越数十年的约定：早在钱弘俶、赵匡胤、郭荣和孙太真四人年轻时，曾月下对坐，畅想有一天能“共饮太平年下一杯热酒”。这愿望，正是钱弘俶“纳土归宋”的初心，在烽火里温了又凉、凉了又温的那壶酒，理所当然地，必是绍兴黄酒。

绍兴黄酒素有“液体丝绸”的美誉，相传大禹治水时，仅伙偶然发现发酵米饭所产生的液体芳香扑鼻，遂造出最早的黄酒。春秋时期，越王勾践将百姓所献黄酒倾入河中，与将士迎流共饮，留下“投醪河”的千古佳话。

绍兴黄酒之所以能拥有独特的风味和卓越的品质，优异的原料功不可没。其以太湖糯为“肉”、麦曲为“骨”、酒药为“魂”、鉴湖水为“血”，历经选米、浸米、蒸饭、开耙、发酵、压榨、煎酒、灌坛等数十道工序，耗时数年方可成酒。可以说，每一滴酒液都凝聚着吴越大地的水土精华。这份慢工细作的坚守，恰如《太平年》中钱弘俶为求太平所做的长久铺垫，深耕厚积，终得圆满。

酿成后的绍兴黄酒呈琥珀色，透亮澄澈，初闻之下，浓郁的酒香与淡淡的米香交织，仿佛能嗅到江南水乡的温柔与宁静。轻酌一口，醇正润稠、顺滑爽口，柔和回甘中带着恰到好处的酸度，回味悠长。这种集甜酸苦辛鲜涩六味于一体的特殊口感，兼备了协调、温和、幽雅、厚重之风，恰似国人所崇尚的“中庸”秉性，故而深得食家们的青睐。绍兴人的一生更与黄酒密不可分，走过绍兴的老街，青石板缝里总飘着股淡淡的酒香。从“三朝酒”到“剃头酒”，从“得周酒”到寿宴酒，黄酒见证了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。当地俗语“骂螺蛳过酒，强盗来了勿肯走”，即生动道出了黄酒佐食的独特魅力。钱弘俶他们举杯饮下的，不仅是醇厚绵长的黄酒，更是一杯承载千年吴越文化的隽永佳酿。这杯酒，敬乱世里所有选择苍生的背影，是他们今天下终于共饮一杯家酒。

在《太平年》的镜头下，无论是宫廷宴席上的精致珍馐，还是市井巷陌中的寻常小吃，诸般江南美食都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情感温度。在刀光剑影中，它们散发着人间烟火的味道，不仅填饱了剧中人的肚子，更滋养了观众对太平岁月的珍惜，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味觉纽带。

（作者为电视剧《太平年》文学统筹）

■周云龙

家乡东台有个古镇西溪，与杭州西溪湿地公园同名，规模自然不可与它同日而语。但是在历史坐标系上，家乡的西溪早在西汉即为海陵所属的煎盐之区，是两淮海盐文化的起源地，成名历史要更悠久些。

家乡的西溪，又名晏溪，与一位叫晏殊的宰相有关。晏殊（991年—1055年），抚州临川人，北宋著名文学家、词人、政治家。家乡人如今新建一座“晏溪书院”。晏殊到西溪盐仓当盐官时，在任上办了一件大事，即在西溪建立书院。书院草创时缺房舍，他临时借用庙宇，延请饱学之士入院授徒，他本人也亲自到书院讲学。从此，海滨一隅传出琅琅书声，盐民后代得以知文、增识、励志。小城另有一处“三相阁”：晏殊离任后，百姓感念他的德政，曾在西溪修建晏公祠。今日东台西溪景区的“三相阁”，则是为纪念吕夷简、晏殊、范仲淹而建——三人均曾在此任职，后都官至宰相，故合祀以彰其功。

家乡更多的朋友聊起晏殊，是因为他的名作《浣溪沙·春恨》：“一曲新词酒一杯，去年天气旧亭台。夕阳西下几时回？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小园香径独徘徊。”据说此词创作于东台的西溪，只是“据说”，未见确切文字记载。

似曾相识“晏”归来。一个历史人物，往往有多重角度被看见、被记住。人名、官名、古迹、诗词，在今天可能都有文旅卖点、流量价值。不过，这些只是历史人物的“剪影”，真正的“全貌”往往藏在更细微的肌理里。文史学者研究发现，晏殊的“殊”，至少有三点——

其一，仕宦间的“清醒”与“节制”。少年得志而官至宰相，却不钻营恋权，提拔贤才时秉持容异之心，先后提拔了范仲淹、孔道辅、欧阳修等当世之贤；而

■谢天祥

清晨的朱家角刚刚醒来。水汽从漕港河上氤氲升起，将两岸的白墙黛瓦笼在一层薄纱里。我站在河这岸，远远望过去，那座放生桥，正静卧在淡青色的晨光中，宛如一位沉睡的仕女，端庄而安详。

桥，是见过无数回的。江南水乡，桥是寻常物事。可放生桥不同。它建于明代万历年间，已在这条河上静卧了400多个春秋。长达70多米的桥身，在江南的石桥上算得上伟岸；5道半圆形的桥孔，如五轮明月静卧水中，随着水波微微荡漾。最奇的是那桥墩，拱桥、纤薄得似乎难以承受桥上人来人往的重量，却又偏偏稳稳地立了几百年，成就了一种惊心动魄的平衡之美。

这颗心是怎样造起来的？地方小志只记载：隆庆辛未（1571年）慈门寺僧性潮创建；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，说是在定桥基时，来了5个乞丐，笑着对寺僧说：“师相度桥基耶？产生最吉。”于是往河中抛了5颗枣核，后来长出了5竿芦苇，寺僧大悟，便定基为5个桥洞。

然而，让我真正着迷的，是桥上的“簪花”。

走近了，再走近些，那掩映在桥栏石缝间的几株石榴，便渐渐清晰起来。不多不少，正好5株，恰似仕女发间的5支簪花，点缀着古桥斑驳的容颜。此时正值仲夏，点点榴花正艳，在晨光中燃着小小的火焰。

我在桥心处驻足，倚栏细看。那石榴的根，不知从何时何月开始，便在坚硬的条石间找到了缝隙，然后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，向石头深处、向生命的源头探去。石是冷的，硬如铁；根是柔和的，韧如丝。

我想起那位将放生桥喻为簪花仕女的桥梁专家唐震澄先生。他写下的《西江月》还在耳边回响：“一似簪花仕女，五间映月临波。九峰三泖说天桥，长为乡梓福渡。”真是绝妙的比喻。这桥的线条确实柔和流畅，在江南的烟雨中尤其显得温婉。而石榴，是恰到好处的点缀。少了这份生机，桥便只是一座精美的石头建筑；多了这份盎然，整座桥便活了起来，有了呼吸，有了四季，有了与人相通的情意。

这情意，是落在日子里的，深深扎根在一镇人的记忆与心目中。那石榴，也让镇民担心过，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。放生桥要修缮，施工队进场以后，不少居民围在桥头观望，他们反复叮嘱：“那几棵石榴，千万当心点啊！不能砍了！”眼神里是恳求，语气里是托付。漫长而精心的修缮终于结束，当脚手架拆除，一座崭新的却又古如初的放生桥重现于天光水色中。所有的目光，第一时间便急切地投向那些石缝；石榴枝干露出来了。人们的心，这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。翌年开春，当第一簇嫩绿的新芽从石缝中钻出时，所有曾有的担忧都化为了欣慰的叹息。那5株石榴，不仅活着，而且仿佛因这场共同的经历，与石桥抱得更紧了。

一年四季，这5株石榴变换着不同的姿态与色彩，为古桥上不同的

对官场派系倾轧，既不依附权贵，也不刻意结交，始终以“选贤与能”为标尺。这种避竞争、善进退的智慧，在波谲云诡的昔日官场中实属难得。

其二，文人中的“高雅”与“通俗”。词作突破沉闷闲愁的局限，将宴饮唱和、亲友赠别等日常场景纳入笔端，于浅语中藏深致。其词风温雅，既无雕琢炫技之态，亦无俚俗粗率之弊，在雅正格调与生活烟火之间形成巧妙平衡，堪称宋词婉约风格的前驱。

其三，性情里的“率真”与“通透”。据《梦溪笔谈》记载，晏殊少时被荐应试，见试题眼熟，当即禀明：“臣十日前已作此赋，乞别命题。”科举取士的背景下，这种不投机的诚信可能“前无古人”。步入仕途后，晏殊的坦诚同样不加修饰，京城官员多趁体假宴游，唯独他因家贫穷家读书，宋真宗问起时，他坦然直言：“臣非不乐燕游者，直以贫，无可为之具。”没有故作清高的托词，这份坦诚反倒打动皇帝，此后愈发得到信任器重。

历史人物的“被看见”，从来有三个层次：先是被当作一串“符号”记住，人名、官名；再是被当作一组“故事”读懂，政绩、作品；后是被当作一种“精神”认出，品格、风骨。晏殊的幸运，是在千年后从第一层慢慢显露出第三层，而我们后辈的责任，是不让他简单停留在第一层。

刚刚过去的2025年，晏殊逝世970周年，小城人说起他，总绕不开盐业书院与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，却很少听到他那穿越千年的诚信故事。友墙黛瓦会斑驳，石碑字迹会蒙尘，唯有那些藏在时光缝隙里的品格，也许会如喧嚣时遮蔽，但它本真的光芒不可能因之黯淡。从西溪盐仓到北宋朝廷，支撑他走过波谲云诡的，从来不是才情与机遇，更是那份不欺人、不欺心的赤诚。

妆容。初春时分，嫩叶怯生生地探出头，新叶渐渐舒展，在春风中微微颤动，婀娜如仕女初妆，带着少女的羞怯与期待。桥下的水也绿了，是那正润的、柔软的绿。

仲夏的此刻，榴花正盛。那红不是牡丹的雍容，也不是桃花的娇艳，而是一种明快的、热烈的红，在青灰色的桥石映衬下，格外醒目。几片花瓣飘落，在水面上打旋，随波而去，像是桥写给流水的情诗。

深秋时的石榴已经结出果实，在秋阳下像一个个小小的红灯笼，高悬在桥栏外，饱满而骄傲。有孩童在桥上嬉戏，指着石榴问母亲：“能摘吗？”母亲笑着摇头，“那是桥的花簪，摘不得”。孩子点着头，目光却仍盯着那抹艳红。

寒冬腊月，叶已落尽，只剩下虬曲的枝干，在灰白的天空下勾勒出苍劲的线条。那是一种褪去繁华后的古朴。偶有残雪落在枝上，黑白分明，如一幅水墨写意，意境悠远。

关于这些石榴的来历，众说纷纭，一度成了热门话题。镇上的老人说，他们小时候就有了，但说不清何时长出来的。有人说是乌雀衔了石榴籽，无意落在石缝里；有人说是当年建桥的匠人，有心在桥中埋下生命的种子。甚至有人说，是桥自身的灵气，孕育了这一奇观。

一位园林专家考证过，石榴的寿命不过百年，而桥已有400多年历史，这“簪花”应该是后来的。可这又如何呢？400年与100年，在时间的长河里，都不过是一瞬。重要的是，它们相遇了，相守了，成就了彼此生命里最动人的部分。

石榴，在中国是吉祥的象征，寓意多子多福。古人称石榴为“安石榴”，有“石榴、古榴，安石榴”之说，甚至相信“以石压之，则多生果”。这是多么美丽的附会——石与榴，原本就该是一对。石是坚固的承诺，榴是蓬勃的生命。石榴给以依靠，榴给石以温柔。

我想，也许有些谜本就不该解开。就像建成的石榴，就像这桥本身，是怎么建成的？在400多年前的明代，工匠们是如何将这些巨石运来，又如何将它们精巧地组合，成就这薄薄拱桥的奇迹？这些都随着时间隐入了历史的迷雾。

而石榴的生长是个谜。是风激活了种子的梦，是水滋润了根须的渴，是光抚摸了叶片的期待，是石榴抱了生命的倔强。这四者缺一不可，那么，石榴籽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有人曾问唐震澄先生，他笑着答：“桥可以考证，桥上的石榴就为难我了，我只能猜测：是青鸟衔来的石榴籽吧。”

青鸟，是神话中传递幸福的使者。这比喻真好。这些石榴，不正是放生桥的幸福使者吗？它们为古桥带来了四季的风景，为游人带来了惊喜赞叹，为古桥带来了不老传说。

也许，最美的不是谜底，而是谜本身。是这无解的谜，让一座桥有了灵魂，让几株石榴有了故事，让每一个经过的人都有驻足的理由和想象的空间。

投稿邮箱：changsanjiao201811@163.com



凝望垂虹桥

桥孔和倒影拼合成空灵的圆满

苏州垂虹桥断桥周边风光。视觉中国

■曹伟明

垂虹桥，富有诗性且有画面感的意象，让我有一种穿越古今、追寻梦幻的冲动。幸得海山兄的热情陪伴，我来到了垂虹桥的现场，仿佛翻阅了历经沧桑的线装书，来了一次文化的凝望。

吴江的松陵镇，是在吴淞江源头的水口要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唐代设镇屯兵。当年，吴越王钱镠割吴县南地、嘉兴北境而置吴江县，并筑建南津、北津两城。

“环如半月，长若垂虹，三起三伏，蜿蜒如龙”的垂虹桥，素以“江南第一长桥”而闻名遐迩，“桥袤千有余尺，下开七十二洞”，气势非凡。它始建于宋代庆历八年（1048年）。垂虹桥的周边，分布着众多的名胜遗迹，让垂虹桥畔犹如蓬莱仙境，增色添彩，更具诗性。

水波粼粼、长桥塔影的独特景观，被誉为“三吴绝景”。近千年来，数位历代文化名人都以到此一游，赋诗咏词，泼墨作画为荣，成为诗画的胜地、文化的高地。

在江南的青山绿水间，垂虹桥成了人生友谊之桥、送别抒情的绝佳之处。文人们在垂虹桥上惜别，在垂虹桥边挥毫泼墨，那水气墨色交融的氤氲，弥漫的都是充盈着文化气息的惜别之情。“柳脆霜前绿，桥垂水上虹。深怀惜别，明日路西东”。垂虹桥上绵长的送别仪式，承载着文人漫长旅途中对友情的珍贵记忆。

真挚的感情所温暖，动情地吟唱道：“断云一叶洞庭帆，玉破鲈鱼金破柑。好作新诗寄菖蒲，垂虹秋色满东南”。酒后的米芾还在垂虹桥中，潇洒地留下了这首诗意的墨宝。

文化名胜总是让人走心的。冯梦龙在《喻世明言》中，把故事的背景放在垂虹桥上，“独步上桥，登垂虹桥，凭阑伫目。遥望湖光激滟，山色空蒙；风定渔歌聚，波摇雁影分”，吸引了读者的眼球。而清代文人朱彝尊在《高阳台·记恨》一词的小序中曰：“吴江叶元礼，少日过垂虹桥，有女子在楼上，见而慕之，竟至病死。气方绝，适元礼复过其门，女之母以女临终之言告叶，叶入哭，女目始瞑。友人为作传，余记以词”。词云：“桥影流虹，湖光映雪，翠帘不卷春深。一寸横波，断肠人在楼阴。游丝不系羊东住，倩何人、传语青禽？最难禁，倚遍雕阑，梦遍罗衾。重来已是朝云散，怅明朝、冷雨凄凄。前度桃花，依然开满江汀。钟情怕到相思路，盼长堤、草尽红心。动愁吟，碧落黄泉，两处难寻。”这首词依托垂虹桥，书写的这个凄美故事，很快地在江南圈粉，并流传开来，让垂虹桥成了当时人们打卡“网红”。

垂虹桥既承载了时代悲剧，也创造了人间喜剧。相传宋朝昭熙年间，诗人姜夔在西湖朋友范成大家中做客，自度了《疏影》《暗香》二曲，范成大听了大加赞赏，待到临别时，范成大将能歌善舞的侍女小红送给了他。姜夔带了小红泛舟返乡，一路上，姜夔吹箫，小红唱词，舟过垂虹桥，姜夔兴高采烈，遂赋诗一首：“自作新词韵最娇，小红低唱我吹箫。曲终过尽松陵路，回首烟波十四桥”。吴淞江上，一叶小舟，两个有情人在，穿行于一座座石拱桥，迎面而来的那一道道彩

虹，是何等的美妙。读书人船头吹箫，如泣如诉，美女低吟歌唱，吴侬软语回荡于水气轻烟，如歌似画，婉约飘逸，此番江南意境，深受词曲爱好者的青睐推崇，流传极广。

文化的场景总是引人入胜，让人刻骨铭心的。宋朝熙宁年间，苏东坡从杭州去山东高密，与杨元素同舟，另有张先、陈令举、刘孝叔等人共游吴淞江，夜半月出之时，当地朋友置酒垂虹桥心的垂虹桥中。明媚皎洁月光下，苏东坡与友人们对酒当歌，沉醉欲眠，朦胧之中，诗兴勃发。八十五岁高龄的张先，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即席作了一首《定风波令》：“吴越溪山兴未穷，又扶衰病过垂虹。浮天自古东南水，送客今朝西北风”。多年之后，身在湖北贵州为官的苏东坡，依然难忘垂虹桥上此夜情景。一天，他在临皇亭夜坐时，触景生情，涌起了许多人生的感慨。

宋代的诗人杨万里与垂虹桥也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他在《鲈鱼》诗中曰：“两年三度过垂虹，每过垂虹每雪中。要与鲈鱼偿旧债，不应张翰独秋风”。杨万里借用了晋朝吴江人张翰，当年在洛阳做官时，看到秋风起，想念家乡的菖菜、莼羹和鲈鱼脍的典故，让张翰的“莼鲈之恩”，与垂虹桥畔的鲈乡亭，进行了文脉贯通。让垂虹桥不仅具有惜别之情，更有思乡之恋，丰富了文化的内涵。

回溯垂虹桥的历史，它对江南的市镇兴建有示范和催化的作用。垂虹桥凭借它南连浙闽、北通常润要道的地理优势，成为官驿驿商贾旅人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。垂虹桥两岸酒楼茶肆客栈旅邸鳞次栉比，河中帆樯如林。呈现出“两界星

河涵倒影，千家楼阁载浮萍”的繁荣景象，工商业率先在此萌芽。这让我联想起同样在宋代建镇的青浦朱家角，那气势磅礴的放生桥畔，“长街三里，店铺千家”，江南巨镇，水木清华，成为上海最早的“南京路”。从垂虹桥到放生桥，江南历史文化名镇的形成过程何其相似，印证了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是一脉相承的。

垂虹桥从诞生之日起，便以其巨观伟筑的壮美雄大，骚激超逸的诗意气象，吸引了文人骚客造访登临，题诗作画。明代的“吴门四家”唐寅、沈周、文徵明、仇英等，都曾把它作为写生基地，用心描摹垂虹桥，创作过经典的画卷。那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南宋《长桥卧波图》和明代书画家沈周的《垂虹桥色图》，文嘉的《垂虹桥图》更是将垂虹桥景色演绎得诗情画意，描绘得入神入化。如今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还藏有元代木桥变石桥后最早的《垂虹桥图》。

“垂虹望极，扫太虚纤翳，明河翻雪，一碧天光波万顷，涌出广寒宫阙”。垂虹桥，不仅有悠闲自得的诗意，更有勇立潮头的韧性。垂虹桥成为众多诗人文豪光临的场景，更是平民百姓的留恋之地。垂虹桥畔“水中放灯”，龙舟竞赛，山歌对垒，都呈现出江南文化中积极向上、乘风破浪的奋进基因。垂虹桥，犹如一抹丹青，具有一字争先的象征。

当我告别沧桑残存的垂虹桥时，但见晴日暖春，艳阳如金，垂虹桥畔残阳如虹，静静地浮卧于碧玉般的水面上，桥孔和倒影拼合成一个个空灵的圆满。一阵风起，水面上卷起雪花般的波浪，裹挟着千年的历史穿过桥孔，乘风而去，它们起伏伏，蜿蜒如龙，展现出刚柔相济、风情万种的绰约美姿。